

唐拾義
防癆
久咳丸
上海廣面路角
父子大藥廠發行
每瓶一元一角
各埠均有出售

有力。有上衝咽脈，非吐瀉寒，不得暢快，而常起大泡，每起泡時，咽中枯燥，鼻液涕淚，無不盡現，而其鼻聲，鼻竇爲之，一到夏季，則鼻事較緩，十歲以後，則常病目，晨起目腫，兼之眼珠枯澀，畏光流眵，每小使時，則淚即奪眶而出，如新紅絲，雖陰冬走風雪中，不礙眼目，偶然戴之，面熱而癢，其苦宛如針刺，每刺髮，頭上熱氣，如蒸，偶食辛辣，則口中齏吐起泡，十歲時，忽發癩病，竊用髮延丹研末，混入猪心余脂而搗，疾後遺癩，常存磁鉢，及調水仰火之劑，病狀則愈於動作，如癩如神，百無誤，但每值春陽發動，則精神倍覺奮興，與平時迥若兩人，神志精明，思慮之事，此時則爲之，平時視口難爲之事，此時則爲之，易爲，口極快，吃無言，動作則語言流利，口極快，一切動作，異常敏捷，惜此種好現象，多祇半個月，少僅六七日，過此則又變呆，偶聞如常矣，自六七歲至十三歲，四歲，鼻常流涕，吐痰時，至十五歲後，則流涕外，變吐黃痰，至開病作，則兩目神光射出白色，黑夜掩目，亦能見物，但不能久視耳，此

監察院匡小處做起

監察院成立以來，接到各方控告貪官污吏之稟，開達四百餘起，而詳加核實則有案牘盈諸者，值三十餘起。至最近正式宣佈彈劾者，祇四員：其一江蘇長吳國綱、江蘇漕雲縣長胡劍鋒、兩案相犯，又在華僑提出彈劾者；一又祇據海縣沿山村村長李景遠、及該縣承書員胡嘉驥而已，其較大官吏如陳調元何震之流，皖院湘民衆等向監察院長呈請彈劾，但迄未聞該院予以慨許，故世乃謂監察院徒小做虛也。

二十日國府紀念週，監察院長于右

臺
翠亨與溪口

地猶人耳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，今之談奉化者必問溪口，談中山者，必及翠亨，猶

與打蚊蟲蒼蠅老虎，絕不相同，語云上有所好，下效甚厲，如上級官員屬庸懦動輒置於刑法，則下級官員風而靡，雖不舞獅亦不敢貪污，渥又云大臣法小臣廉，士極廉潔，自能師表下級，至於蚊蟲蒼蠅老虎，則

樊山之創痕

事多日矣，各報述其致死之原因。或謂因某機關託撰壽序，
 某軍員增修，以致漸憤而死。或謂因某機關託撰壽序，清
 笑之稱謝書，倘據李真年，笑在江寧布政使任內，曾護理兩江督憲
 銜，情例應當加銜寄銜，是笑之稱謝書，雖有影射嫌疑，尚未致惡化
 杜撰，即係清楚足爲章目，以榮平人之罵人論之，亦決不該斷至死
 ，至謂撰慶文不合，尤不足爲奇，笑之鴉片烟，會違奉張蔭南而特
 館以日金者，今北平各機關孰敢不惟事張之首肯是瞻，故決不敢有
 退閃之事，然則笑山果何因而致死乎？曠據北友所述，始知笑山從政
 五十餘年，所著衣服珍寶古玩書畫，積至八十箱之多，閒置一室，其中
 暇檢視，去冬，偶然啓視，不意八十箱積物，皆已不翼而飛，以其
 頗多笑山珍愛之物，一日失却，懷恨欲死，笑山本好貨，畢生經營，頓
 歸烏有，此豈非以財斃致死云。

翠亨與溪口之將來

地猶人耳、山不在高、有仙則名、水不在深、有龍則靈、今之談率化者、必問溪口、談中山者、必及翠亨、猶

胡適之何不稱文王

也不是專管人的而不管小的一云云。觀此可知于院長並非真會拍馬、打敬處、靈河有打老虎之雄辯者。然當時不避艱辛者加以批評、鄙人、有理智感情、動物顯否、故據勸官史、既其誤矣、其誤矣固矣、夫

新月書店 寄于廣州民權路
一書系、黎錦胡通
之爲文、因而有某學者
曰、父刊于本埠某小報、
父亦稱先君、國父殆亦國
君之義耳、至於文、則伊古
父之猶無有能繼父者、父之猶
君也、故黎父亦稱某君、先
君其師位而父之
諱、豈不爲文子乎、
于文徒之心衷

中華醫藥報

交際博士之名意

史雲博士的觀點，大家都公認是賞給黃靜如先生的，不論那位，那位都攔着，因爲黃先生確有交際博士的手腕，無論那位，都比他不上。四月中，日，他不是在時事新報，發表一套「社交公開」的論文嗎？他的文章，我沒有看到，但現在，我還佩服他「社交就是成婚的工具」這句話，黃先生不打算到留學去，我還佩服他「社交就是成婚的工具」這句話，黃先生不打算

大社交，又說我在海上遊二十年，相識滿天下，「我相慣黃先生，神通廣大，大社交，又說天下，照成婚工具的條件來通融，照成婚工具的形式來求證，恐怕」天下，有情人，都成了眷屬，哩，否則，那足麼得？現在青年男女社交，少受的教育，致發生性的苦悶，婚姻的痛苦，以上二說，曾引中國先生名信，性慾發達時期，很能注意性的苦悶，婚姻的痛苦，以上二說，曾引中國先生名

有人說，黃先生不特可稱交際的博士，還好算個解除女性苦悶的教皇，

郵票改印合同已實行

口百豔詞
(半十)

(十一) (調查憶江南)
周傳一曹英、曹夢英女子林某，實居蘇州路，以細故反目，暫至中國飯店開房間，召林某，晚間過街扶而出，臥臥後，某晨不起，店伙呼入，二人神色已變，桌有安胎藥片瓶一二，報捕昇赴醫院，均不救矣。
(錄成)

龍章鳳姿頌自然



紫晨不起，店役啓戶入，二人
神色已黯。某安撫縣人，二
一報捕昇京府，均不敢放
案談。
同嗜好。解脫小家庭。蝴蝶可憐
情未斷。鴛鴦同命夢難醒。鹹水
兩控瓶。

最諍然交吏部自合同訂定至今、
據開北平財政部印布局、開辦已
十餘年、庫存估值一千三百餘萬、
內紙幣雕刻印刷、如鈔票印花、及
國貨之製發當局當先河、自
國三年二月間、與政府訂定承印

[illegible]

演講中之新式綁票

中華兒童教育社於本月十八日，在滬舉行年會，至二十日始行閉幕。閉幕之夕，寰球中國學生會、大同大學、滬大國學生會、列來賓等，均係各地教育家、家席間，儼皆儒林、宿老不窮，而諸教育家，態度謙遜三教匪徒，始起立發言，如滬江大學校長朱經農等，國公學校校長朱經農等，尤曾親博士陳懷德，然後演說。劉漢生博士當演畢之際，首次聲明，謂今日並未達引咎辭職堂大笑云。

舉征音

也、唐少川氏、今歸攝縣家、擬於最
短期間、於村前建築紀念碑亭、設計
至爲宏偉、惟故居一仍原狀、以存其

上海市公安局長陳希
 哲氏，爲革命先烈陳
 英士先生之猶子。陳
 英士助業彪炳，功在
 黨國，而希哲局長，亦
 歷膺要職，所至有聲，
 不愧爲將門之貴也。
 日前，記憶借上海法

學院諸君，赴市公安
 局參觀，由陳氏及馮
 抗兩秘書，親自招待，
 所至各科，觀畢拘留
 所，並偵緝隊等處，所見
 一切設施，均極完善，
 周密，同行諸君，無不
 交口稱譽，而尤足以

於革命精神矣。

令入稱道者，一
 爲改良拘留所
 爲有三事，一

爲收緝代領護照

陳希曾之新猷

多不知其精在何處也。又蔣氏學於憲政生時，忙於革命，不遑爲故里謀建設，晚年輒引以爲憾。故蔣氏薨前，記者借上海法

有師之者耳。與其子以愛父之者，尊而無君而死，與此乎。不如王、佛稱四生慈父矣。亦曰大醫死，亦王、杜甫時輩。或曰詩王、果令今之花國總統，或曰花王，然則胡適之不以父，而以王？不更名定言順乎，可惜談書業之時不出此也。

交口稱譽，而尤足以於革命精神矣。

學院諸君，赴市公安、一爲取締代領護照、抗兩秘書、親自招待、人上岸登記是也。按先至各科、繼至拘留辦理外國人上岸登記一切設施等處所見事宜，至爲麻煩，乃陳所設帳，均極完善。氏不畏艱難，毅然行周密，同行諸君，無不之，亦可見陳氏之奮日前，記者借上海法

憲後，於故里力舉建設，尤以武備爲最優備最完美。曷日盛傳，蔣氏



王夫人与雪垠之玉臂

抱了，腰一接吻，一探險，這時代王疑卒於官，其妻李氏、美都是舞女對於人們的貢獻，當樂聲環繞中，四弦交交，黏附不放，似乎這個舞，在伊們上層工作中，着實有一部份吸引的，那些洋裝客人，抱着玉臂，緊緊的帖住，死也不放，也只恐交臂失之，在下雖不是洋裝打扮，倒也裝設這個舞女，其中以媚眼流波的那位雪梨姑娘，倒是葫蘆的知己，常來同字停車，前天晚上

兩臂酸痛，在下一壁不免代伊惋惜，壁忽然想起了一段故事，記得「五

舞陽合零

新新舞場，日前舉行第三次舞選，青一班諸嬌擁抱之嬌妹，咸鉤心角，競占鰲頭，惟其盛況，似不若第二次之熱烈耳。追其結果，以號號舞者，膺得首選，殘舞後榮譽最著。小宮舞場，自易主之後，業連一振，一般嬌擁王孫，竟夕酬儔不絕，推其故，半固由於多係新自藝跳，亦非以明舞技，大由運動自娛跳躍之樂舞，不特藝術新穎，且兼復環環大，並首妍麗，有以致之耳。

小月宮舞獅，自昌主以錢，業連一拒，一般痴搜王孫，竟夕猶覓不獲，推其故，半固由於運動使然，半亦以爲舞獅，大半係自願的跳獅者，不卒業，不特對術術粗穎，且燕瘦環肥，並皆頗有，以爲之一舞，曾於大東軒廡，以鳴笛有一舞客，曾於七眼之餘，猝爾驚斃，致知其事者，多均忌，甚足不前生涯因之稍形，色矣。

巴黎舞場，近易法於棉帳放，暫中，巴舞及二日，突奉法公堂諭旨，營業，靜待結案，查受飛蛾蠅股東，紛之波及，亦池魚之殃也。

花影鎧痕

紅葉給前邊的一陣風，落了滿面的烟灰。一付愁坐起身，笑道：『這話話病前有個朋友，替我找了件事，極端要我離去。那地方花木扶疏，比這裏毫不相上下，而且那事情是個愛局，非往上去做不成了。我却不過朋友的面子，只好答應了去。我也清閒一點，承蒙這樣的殷勤招待，早久就過意不去，我好了罷？』

朋友，我們工夫一定來，看你，只連征征攪着紅葉的手道：『你眞的要嫁嗎？』

紅葉道：『雖說新小親，怕我沒有這福氣，紅葉退說笑話矣，却撇下老鴛鴦，帶大小姐上堂拜見，等你去入局呢！』

友連應了一聲，便慢站起身，嘆了口氣，幫他扭歪衣角，帶上門去了。紅葉地一聲，心裏嘆得怏怏悵悵，接着聽上面牌聲隆隆，一個人好像坐在火車中，便也忽然入睡。安日，上樓裏辦了點事，不見劍龍回進來，問管家有冇日嗎？回來要愈忙，紅葉道：『幫忙不敢勞動，想就是這個開拜日，清閒一些，劍龍道：好，禮拜我正有工夫，紅葉想了想道：哦，今兒是什麼日子，你教甚麼沒有忘記劍龍道：不清楚，是什麼紀念日，反正是什麼光一天，紅葉笑道：惹的討厭嗎？你們有情人，不去歡聚，反找起我来，劍龍也笑道：你不必要疑心人家，你的有情人的，更要比他漂亮得多，紅得多，況且如今有一班遺老，聽說在那裏倒倒稱揚，要封個玉監觀王玩玩呢，有人賭馬，我倒替他叫屈，紅葉搖頭道：少說廢話，猜大如我，怎有非分之想，你那上票去，我陪你去散散心，劍龍撒出城来看了看道：該點雲集的時候了，我們不必再上敬浦花園，一重上我家去罷，劍龍便將公間的師在袖裡，一同回到劍龍家，到劍龍引上樓，正掏出鑰匙，開亭子間的門，裏邊咯啞一聲，門開處，劍龍嘩嘩跳了出去，兩手拉着劍龍，忽然望見身後的一條，又放了手，笑嘻嘻喊了聲鄭先生，花大姊姊怎不来，紅葉一邊進房去，邊笑道：我們可不像你們這樣寸步不離，她還不認得這間金屋哩。

荊男子所調，修妬太甚，何以讚美？（同一臂也）
琴葵姑娘之臂，何其辛初抱臂號哭，移刃刀斷臂，沒奈何曰：『同一片臂也，』
一臂離腕，一臂未離，亡人死且，與琴葵姑之臂何異？其自己的臂痛能訴夫，在下想起了這段淒涼悲慘，何嘗曉得五代時王凝夫人，斷臂濟世的故事，不發誓長嘆曰：『同一臂也』
血比伊還要痛上百倍哩。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 standing, facing slightly to the left. She is wearing a dark, long-sleeved dress with a full skirt and a large, dark, fan-shaped hat with multiple pointed segments. She is holding a small object in her right hand. The image is high-contrast and grainy.